

假货
追踪

国际一线奢侈品大牌，声称“境外代购正品”，附有境外商场售货单，本应数万元的同款商品仅卖三五千。遇到这样“物美价廉”的“奢侈品”，你会动心吗？

被称为市场经济“毒瘤”的假货，严重挑战社会诚信底线。日前，新华社记者兵分8路，深入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浙江、江苏、福建、湖南、湖北等地调查发现，尽管有关方面不断加大打击力度，但假冒产品在一些地区依然猖獗，甚至自成体系，发展成产、供、销“一条龙”链条。

“假名牌”成体系 产供销“一条龙”

A 千元买到“国际大牌”，“假名牌”假到真假难辨

一些购物手续显示是在香港专卖店代购的奢侈品，其实就是内地普通店铺出售的假货，甚至是地摊货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这些假货通过常规渠道居然难辨真假。

在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武汉万商白马服装交易中心内，记者发现，一些专售皮具箱包的商铺在售卖国际奢侈品品牌。走进商场四楼一家名为“大巴黎”的商铺，20多平方米的商铺内各式女包琳琅满目，品牌包括“普拉达”“香奈儿”“巴宝莉”“LV”等。

商铺老板“张姐”介绍，她卖的女包几乎囊括知名一线大牌，价格从200元到5000多元不等，都是与港版真品女包一比一的高仿货。其中“LV”和“香奈儿”两款的高档A货，不仅有原厂包装，还能提供“香港购物清单”和“银行卡刷卡凭证”。

记者联系香港太子大厦的香奈儿专柜服务员，他们表示店内同款女包售价为3.4万元港币，但无法提供销售清单和商品货物真伪的查询服务。

在广州桂花岗皮具市场，国际知名品牌的假冒品应有尽有，并可随时贴牌供货。在当地广州白云世界皮具贸易中心

用她的话说，“两三千块钱的货，绝对能背出两三万的感觉。”

一款“香奈儿”黑色羊皮女包中，“张姐”提供了两张“香港太子大厦香奈儿专柜”的购物清单以及一张刷卡凭证，标明这个女包“售价”为3.98万元。然而，这个店仅售人民币6340元，还能打三折，以1900元就能买下。

记者致电香奈儿大陆客服热线，对方表示无法查询和鉴别商品是否属于正品，建议到销售清单上注明的购货专柜查询。

记者联系香港太子大厦的香奈儿专柜服务员，他们表示店内同款女包售价为3.4万元港币，但无法提供销售清单和商品货物真伪的查询服务。

在广州桂花岗皮具市场，国际知名品牌的假冒品应有尽有，并可随时贴牌供货。在当地广州白云世界皮具贸易中心

1A0159档口，老板提供了一款假冒普拉达女式手提包完整的产品包装，其中包括一张刷卡金额为23800元的发票。甚至连扫描其包装盒的信息码，显示的也是香港正牌店地址信息。这些与在香港正牌店购物后人手续一模一样。

这些配套的假包装、假发票，在当地一些服装店几乎可以敞开购买。在桂花岗三街7号冠粤皮具城首层A16-A17档口，花几分钟时间，便可买到两套完整的“普拉达”“古驰”包装和发票。

“一般的高仿品最多卖到七八百元，要是能配齐包装盒和购物单，就能卖两千到三千元。”武汉汉正街一位店主透露，包装盒一般厂家都能生产，加上定制一批伪造的香港商场购物清单和银行卡刷卡凭证，“这就是为何很多号称海外代购的一线大牌卖‘白菜价’的原因。”

B “白板”产品和假商标的“蝶变”魔术

一堆没有任何标识的“白板”产品，一叠假冒的名牌商标，成本低廉，并不打眼，但一旦两者联袂，顿时变成身价昂贵的“名牌”。

这样的“蝶变”魔术大戏，是假名牌生产的主要流程，在一些地方几乎每天都会上演：各种无标志的“白板”产品被缝上伪造的知名品牌商标、吊粒等标志后销往各地。

在湖南省郴州市北湖网贸商城，记者拿着大号黑色塑料袋，表示前来进货。在商城二楼的一家女装档口，记者指着一件衣服问“拿货多少钱”，老板说110元一件。记者随即询问有没有韩国的几个品牌，老板说这几个品牌没有，但想要的话可以提前预约，“过几天就有新的光碟，你只要需要，都可以做。”

记者走访该商城多家档口，得到的回答基本上都是“要什么牌子都有”，有的可以直接提供，有的则表示要另外去买。在商城三楼一家男装档口，记者看到挂着的男式T恤均没有领标，而老板正在将已经贴了“劲霸”标签的T恤折叠装好，并表示“花花公子”“金利来”等牌子都有。

在浙江杭州的“自由港四季青休闲服饰城”五楼、六楼，一些店铺在卖“阿迪达斯”“耐克”“斐乐”运动短袖衫、运动裤，也有“哥伦比亚”“北面”冲锋衣。店主告诉记者，只要提供图片或者样衣，什么品牌都可以代加工。

在江苏省海门市中国叠石桥国际家纺城一家名为“坦克毯业”的店铺，记者吃惊地发现，一条印有“蔻驰”标识的毛毯只需37元。记者问：“能加知名品

牌的水洗标识吗？”店铺老板回答：“可以，我们这里什么名牌的都有，每条加收一块钱，100条以上免费。”他说，水洗标识必须再到另外专门的店铺去定制，他们店只负责把水洗标识缝制到毯子上去。

而在一家名为“益善印业”店铺，一名林姓业务员告诉记者，什么样的水洗标都可以做，每卷五六十元，“只要你把那些名牌的水洗标原样带来就行了。”

近年来，各地屡屡破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件。郴州曾在2013年查获一起，涉案价值8650万元。犯罪嫌疑人从浙江嘉兴购进假冒名牌服饰，再从广东购进“梦特娇”“七匹狼”“柒牌”“哥哥”等假冒品牌标识，进行贴标后销售，已形成假冒服装、商标的产、供、销“一条龙”链条。

一位店主向记者表示，实体商城里有的货源是仿专卖店里的品牌服

少数地方的“畸形GDP”

假货，向来是“老鼠过街人人喊打”。各级监管部门近年来组织了一轮又一轮打假行动，一大批制售假货的不法分子受到惩处。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，制售假团伙也在跟监管者“躲猫猫”，打假难度越来越大。与此同时，制售假货成了少数地方的“畸形GDP”。部分制假者拥有一流的产品制造能力和完整的销售网络，却未能创造自主品牌，只能靠假货饮鸩止渴，最终越陷越深，进退两难。

商家“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”

在一些地方，由于打假“风声”紧，假货市场转入“地下”。有的商家“挂羊头卖狗肉”，演绎现代版“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”。

位于上海七浦路的联富服饰市场地下一层，与地铁10号线天潼路站相连，市场里多是小店铺，破旧且档次不高，其实里面暗藏玄机。

一名姓“黄牛”带记者来到一个卖皮带的店面，店主出门拿货前先将布帘拉起来。“黄牛”说：“不敢明目张胆地摆出来，政府会查的。”

得知记者“想买‘名牌手表’”，“黄牛”把记者七绕八绕带到另一个已经关门的商铺，里面摆满了积满灰尘的鞋盒。一个小伙子不知从何处拿来一个小盒子，里面摆着10只名牌手表，包括“万国”“宝格丽”等品牌，价格3000元至5000元不等。从商铺外表看，根本看不出是在售卖制品。

在上海另一个售假市场，记者来到一家外表普通的箱包眼镜商店，货架上的商品看上去都很正规。见四下无人时，商店老板在一面挂满衣服的墙角，拨开一个仅供一人通行的小通道，进入里间，推开一个堆满货物、完全看不出是来的是门的柜子，露出一个四面是货架、摆满了假名牌箱包的“暗仓”，有“古驰”“LV”等国际名牌，价格大抵在一两千元左右。

此前，上海市曾对位于南京西路580号“淘宝城”内的30余家售假店铺集中打击，当场查获大量山寨名牌箱包服饰。办案人员发现，这些售假者在店

铺门外，包括走道和大厅，都安装了监控探头。店铺中实际面积非常大，设置三四道暗格，在最里面的暗室还设置了一个约50厘米高的逃跑通道。检查人员来执法时，店铺老板可钻进这个暗道逃往隔壁市场。

而在广州桂花岗皮具市场，假货“大本营”藏匿于广州白云世界皮具贸易中心周边的民宅。对开设在民宅里的“假货展厅”，监管存在操作难度。平时都是大门紧锁，没有熟人开门根本进不去。

在各地市场，售假者都对“生面孔”保持高度警惕。



10月12日，在上海七浦路联富服饰市场的一家商店内，店主向记者出价，其“名牌包包”的价格为680元。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



10月12日在上海七浦路联富服饰市场的一家商店内拍摄的“名牌手表”。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

C “假货利益共同体”支撑“假货产业”

在假冒名牌产、供、销“一条龙”产业链条中，最核心的是实体店铺老板和电商店主相互勾结形成的“假货利益共同体”，他们彼此依赖，沆瀣一气，共同支撑起整个造假链条。

记者发现，这个利益共同体在实际运作中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流程：首先，电商店主去实体店铺取光碟，里面有各种已经拍摄好的假货照片，将这些照片上传到电商店铺，买家就可以自己选择品牌了。如果有买家下单，电商店主就通过QQ等方式，将商品型号、颜色等信息告诉实体商城供货商，供货商则会告知电商店主一个编号。电商店主凭借这个编号可以直接去实体店铺取货，贴上相应的标签和吊牌，就可以找快递发货。

在湖南郴州北湖网贸商城，一进去，就可以领取各种宣传资料和光碟。记者随机取几张光碟，发现一张男装的光碟里有“花花公子”“金利来”“梦特娇”等品牌的吊牌图片，商品信息图片的“品牌”一栏为空白，这意味着电商店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添加品牌名称。

一位店主向记者表示，实体商城里有的货源是仿专卖店里的品牌服

装，标签也是仿的。女装仿得比较多的有“哥弟”“秋水伊人”“欧时力”“艾莱依”，男装是“九牧王”“花花公子”“金利来”，还有韩国“SZ”等一些国外品牌。“标牌可以随便换，哪个牌子好卖就贴哪个品牌的商标。”

浙江杭州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一家服装店里，挂着“大嘴猴”等多个知名运动品牌服装，店主在电脑前面忙忙碌碌，网购聊天的“叮咚”声此起彼伏。一名店主告诉记者，他们在广东有工厂，可以自己加工生产，除了店里这些名牌服装，其他国际名牌都可以生产，最好有样衣，可以先打样，客人确认了就做。一般来说，一个款300件以上就可以接单做。

当地监管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，有些服装店里的光盘比衣服多，店主通过发放光盘进行宣传，交易一般在网上进行。至于凌乱摆放的几件衣服，“那是开服装店必须的摆设，用来应付工商检查的。”

(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)



顺藤摸瓜 新华社发

“正宗假货”有代工产业背景

一些假货团体仿造能力之强，几乎匪夷所思。那些以假乱真的“正宗假货”，制假者往往引以为豪：“连我们自己都辨不出真假。”

拥有一流的工艺水平，却造不出知名的自主品牌——这既是假货的起因，亦是假货的恶果：因没有响亮的自主品牌而造假，越是依赖造假越打不响自主品牌。在一些地方，已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。

在位于上海市七浦路的联富服饰市场，记者仔细打量一款“香奈儿”斜挎包的高仿品，外包装、售后卡等一应俱全。据店主介绍，这个档次叫“原版货”，属于仿制品中最高级别，五金件、皮料从国外进口，在香港等地组装，一般的专柜鉴定师都很难判定真假。

安福市场是莆田假鞋的发源地。在其附近一栋名为“尚客优”的公寓楼7楼一个房间里，一位老板娘告诉记者，无论是刚刚推出的最新款，还是官方已断货的经典款，都有。其中，一比一的高仿鞋和正品鞋根本看不出区别，而且具有防伪标识，可以扫码。“真标真码，能过海关。”她自信满满。

“正宗假货”是代工产业衍生的“畸形儿”。记者发现，仿造水平最高的假货来源地，几乎都有较发达的代工产业背景。

在杭州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，一家店里挂着几套没有任何品牌标识的运动服。店主解释说，这些属于“厂牌”，也就是自己厂品牌的服装，“其实厂牌和厂里代工的其他国际大品牌，质量面料和技术都一样的。”

广州桂花岗皮具假货之所以集中，同样“得益”于发达的国际皮具品牌代工产业。据当地业内人士介绍，一些上等假货生产的质量控制

流程，可以与很多代工厂媲美，这是他们从代工厂“偷师学艺”的结果。

较为典型的是有“中国鞋都”之誉的莆田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莆田吸引了大量台商创办制鞋厂，代工以耐克为代表的众多国际品牌，制鞋业逐渐成为当地支柱产业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莆田俨然成为高仿鞋的“大本营”。

在利益驱使下，一些代工厂内部员工偷样品鞋或设计图纸，转手高价卖给不法商人。此种“内奸”防不胜防，加上当地低廉的原料和人工成本，催生出火爆的高仿鞋产业。

一位业内人士说，自主创新必须支付高额的研发投入成本，这是很多人不愿意做的。山寨剽窃成本低，加上暴利诱惑，所以一些人敢以身试法。

随着监管部门打击力度不断加大，假货生存空间不断压缩，一些制假者被迫谋求转型。

根治假货，需要“堵”，更需要“疏”——创造环境，创造机制，促进高仿产业转型，让卖正品比卖假货更赚钱。

一些地方积极采取引导措施。今年3月，莆田市长为莆田自主品牌代言，并与阿里巴巴合作，在淘宝启动“中国质造”活动，专门推广莆田自主品牌的运动鞋，良好的销售鼓励了很多制造企业。

国家工商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将进一步加强自主品牌的培育和保护。一方面继续优化审查注册流程，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；另一方面推进商标品牌建设，引导企业自觉维护自身商标品牌的声誉，提高品牌知名度，增强中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信心和信任。

(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)

假货困扰中国 马云怎么看？

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，阿里巴巴对待假货的态度，直接影响到数亿消费者的权益。

日前，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就此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。

“假货是阿里之痛 也是中国经济之痛”

记者：有观点认为阿里巴巴借助假货来助长业绩，阿里巴巴自己的成功是假货的成功，您怎么看？

马云：我不相信靠不诚实能真正成功。我们有个统计，每卖出一件假货，就会让阿里巴巴失去5个以上的用户。阿里巴巴是假货的受害者。几年前，因为淘宝不让卖假，广东那边卖假货的，在香港给我设了个传销，你说阿里巴巴和假货是什么关系？

我其实不担心阿里巴巴平台上销售的产品，那个假冒伪劣的比率很低。我们的投诉率是八十六万分之一，远远低于线下实体店。而且在我们这，只要你买到假货，一定可以解决，退货，赔偿，卖家封店。我们每年投入几个亿用于监控假货卖家，这些手段是有效的。

假货对阿里巴巴平台的伤害是有限的，但是对中国制造的伤害才是根本性的，因为我觉得在线下，我们还没有找到对付假货的有效办法。

记者：您认为假货对我们国家最大的伤害是什么？

马云：假货对我们国家最大的伤害，就是不诚信的人比诚信的人得到要多，就是创新没有价值，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伤害。假货之痛，看得见的伤口在阿里巴巴，看不见的内伤在我们的经济转型。

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企业独自面对假货这场战争，这不是阿里巴巴的战争。阿里巴巴把假货都赶出去了，它们在其他地方一样可以生存，现在事实上阿里巴巴下架的假货，在其他平台照样卖。我认为我们仅把假货从阿里巴巴赶走，是对消费者的不负责任。

我们需要的是法律的完善，机制的建立，提高造假者的成本，让不诚信的人寸步难行，让有能力的中国制造创造出自己的品牌。这是阿里巴巴对待假货的终极目标，这才是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。

“假货就像病菌 我们要治假，不是仅仅打假”

记者：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意识到假货是个严重问题的？阿里巴巴是否经历了一个从回避假货到正视假货的过程？

马云：阿里巴巴从诞生的第一天起，就知道需要解决好假冒伪劣问题，这对任何一个商场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从来不回避侵权商品的问题，因为根本回避不了。假货就像病菌存在周围的空气里，回避空气里的细菌试试？对待病菌的正确态度，就是承认它，然后打败它。

记者：这个时候你们做了什么？阿里巴巴有没有尽自己的全力打假？

马云：从这个时候开始，阿里巴巴同时做两件事：系统性地监控售假，并且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线索，并将线索报送给相关监管部门；提供资源和机会，帮助那些不想继续卖假的制造商和销售商打造自己的品牌。

这里有一个概念要澄清。“打假”是执法行为，企业要明白，自己是没有执法权的，我们能做的是发现问题，把商品下架，把线索报给监管部门，等待执法部门依法处理，这是法律的边界。阿里巴巴这个部门有上万名员工，每年花10个亿，已经送了400名不法分子进监狱。我们很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主管是世界级的专家，就因为经手的案子太多，成专家了。

“未来一定是由互联网和大数据 来解决假货问题”

记者：您刚才说到假货就像空气里的病菌。我们都知道，病菌是杀不光的，您是不是想说，假货问题其实也是无解的？

马云：我说假货是病菌，无法回避，不是逃避问题。跟假货的斗争，就是跟人性的阴暗面做斗争，这是一场永久性的战争。人类没有因为害怕病菌而拒绝